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舉人臣周文彬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三

宋 衛湜 撰

中庸第三十一

中庸一篇會稽石氏集解自濂溪先生而下凡十家朱文公嘗為之序已而自著章句以十家之說刪成輯略別著或問以開曉後學今每章首録鄭註孔疏次載輯略即繼以朱氏然十家之說凡輯略所不敢取者朱氏或問閒疏其失僅指摘三數

言後學或未深解今以石氏本增入庶幾覽者可以參繹其旨意其有續得諸說則附於朱氏之後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

河南程氏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異類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明道　又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

此道之所以為中庸伊川　又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伊川　又曰中庸之言放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明道　又曰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明道　又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

便遺却末伊川　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跡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為是　又曰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又曰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

藍田呂氏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故此書之論皆聖

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　又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非道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常道欲造次顛沛久而不違於仁豈尚一節一行之詭激者哉　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已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

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學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必捨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州里必舉仰企於

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俯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
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
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
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于今日所講有望焉無意
乎則不肖今日自為譊譊無益不幾乎侮聖言乎諸
君其亦念之哉
延平楊氏曰中庸為書微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
神之情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

予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書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知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兩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通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之處己者常過乎中而與夫不及者無以異也為是說者又烏足與議聖學哉

新安朱氏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

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

微妙而難見耳蓋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

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旣皆於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若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唯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

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　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

常也　或問中庸二字孰重先生曰有中而後有庸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

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吕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虚無所偏倚

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事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至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

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必信謹則其名篇之義以不可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為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　又曰中庸一書本只是隨

時之中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　又曰爲人之說程氏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人者正指此下等人也若曰未能成已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已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

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强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强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取則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旨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霅川倪氏曰堯咨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允執厥

中仲虺謂湯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為中武王訪箕子箕子陳洪範以皇極為中周禮以五禮坊民偽而教之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為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也

新定顧氏曰理有自然之則非過非不及聖人所以

名之曰中理無所變更歷萬世如一日聖人所以名之曰庸易言太極書言皇極中之謂也易言正者事之幹又言常久而不已庸之謂也中也庸也聖人所以名此理之本體也中庸一書始之以此道之本體中之以此道之運行末復歸之此道之本體所謂無先後無彼此一以貫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鄭氏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率循也

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倣傚之是曰

教

孔氏曰自此至育焉一節明中庸之德必脩道而行

河南程氏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

萬物者謂之天命 明道 又曰民受天命之中以生

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

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明道 又曰

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盖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

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逺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逺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

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合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

今與後已與人　先生常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蓋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如山

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致也明道　又曰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

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
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伊川又曰告子云
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
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是一
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
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
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

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又曰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伊川　又曰人須是自為善又不可都不管他蓋

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橫渠張氏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藍田呂氏曰此章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言之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世不可不脩　一本云天命之謂性即所謂中脩道之謂教即所謂庸中者道之所自

出庸者由道而後立盖中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禀而受之是之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

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内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等差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隷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然人

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踴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小不及者不可以不脩此先

王所以制禮故曰脩道之謂教

建安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天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將與天下共之故脩禮以示之中脩樂以導之和此脩道之謂教也或蔽於天或蔽於人為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則非教矣知天命之

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

延平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楊雄謂學以脩性非知性也故孔子曰盡性子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嘗言脩也然則道其

可脩乎曰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為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脩者蓋亦品節之而已　又曰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　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　又曰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

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又曰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斷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斷謂之德則

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

新安朱子曰自此至萬物育焉是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

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

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於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所以命乎人者

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知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

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
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盖天命之性仁義禮知而已
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
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皆
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
知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盖所謂性者無
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
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

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瘁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盖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禀亦有不得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閒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固以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唯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

而爲之品節防範立法以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别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别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以順其所

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以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

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佛老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

由我而後立矣　又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為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至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

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修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旨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禀不能無過不及

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爲大繁復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

又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唯似同浴而譏裸裎亦近於意有

不平而反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情為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

北谿陳氏曰命猶令也天不言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便生物似分付命令一般　又曰命有二義有以理言有以氣言其實理不外乎氣葢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

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不離乎氣而為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皆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流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亦有兩等一等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此乃就受氣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等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禀氣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

賢否　又曰性即理也不謂之理謂之性葢理是凡言天地閒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具是理於心方名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得天命之元在我為仁得天命之亨在我為禮得天命之利在我為義得天命之貞在我為智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如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　又曰性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程子曰天所付為命人所受為性然不分看則不分明

不合看則支離了須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即是理然人之生不成空有是理須有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此形得天地之理成此性所以横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一句掇塞字來說氣就孟子志氣之帥掇帥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

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不通　又曰天命人以是理人所受以爲性皆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就大本上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禀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人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禀不同此氣只是隂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隂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温土性厚重七者夾雜人隨所值便有參差不齊然氣運往來自有真元之會如歴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貞元之會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值此不齊之氣值陽氣多者剛烈值陰氣多者懦弱值陽氣之惡者燥暴忿戾值陰氣之惡者狡譎姦險有人性圓一撥便轉有性愚拗一句善言說不入與禽獸無異却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不是陰陽氣

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然氣雖不齊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只為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子思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為此自孟子不説到氣禀所以荀子以性為惡楊子言善惡混韓文公三品皆只説得氣東坡蘇氏又謂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謂性無善惡皆是含糊捉摸不曾説得端的直至二程得濂溪太極圖開端於本性之外發出氣

禀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說不可改易

又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禀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氣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離為言耳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又曰道猶路也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所共由方謂之道　又曰老氏以無

為宗佛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為幻視人事為粗迹盡欲屏除一歸真空乃為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者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者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此之謂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如君臣有義義即是道君臣是器父子有親親即是道父子是器非於君

臣父子之外別有所謂義與親　又曰易説一隂一陽之謂道隂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即隂陽之理形而上者也此孔子就造化根源上論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爾之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説道多就人事上説惟此句乃賛易時説來歴根源涑水司馬氏曰性者物之所禀於天以生者也命者令也天不言而無私豈有命令付與於人哉正以隂陽相推八卦相盪五行周流四時運行消息錯綜變

化無窮庶物稟之以生各正性命其品萬殊人為萬物之靈得五行之秀氣故皆有仁義禮智信與身俱生木為仁金為義火為禮水為智土為信五常之本既稟之於天則不得不謂之天命也水火金木非土無依仁義禮智非信無成孟子言四端苟無誠信則非仁義禮智矣夫人稟五行而生無間賢愚其五常之性必具顧其少多厚薄則不同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厚於彼而薄於此多且

厚者為聖賢少且薄者為庸愚故曰天命之謂性

臨川王氏曰人受天而生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不唯人之受而有是也至草木禽獸昆蟲魚鼈之類亦禀天而有性也然性果何物也曰善而已矣性雖均善而不能自明欲明其性則在人率循而已率其性不失則五常之道自明然人患不能脩其五常之道以充其性能充性而脩之則必以古聖賢之教為法而自養其心不先脩道則不可以知命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何以不先言命而此何以首之蓋天生而有是性命不脩其道亦不能明其性命也是中庸與易之說合此皆因中人之性言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夫教者在中人脩之則謂之教至於聖人則豈俟乎脩而至也若顔回者是亦中人之性也唯能脩之不已故庶幾於聖人也

廣漢張氏曰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統體也率性之

謂道此言萬化之流行也脩道之謂教此言人所以致存察之功而有諸已者也一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而人自拘於氣禀之小耳苟能致存察之功則天性可得而全而萬化可備於已也然而非先識夫天性之大則無以見萬化之流行而工夫在我者亦無所施矣

海陵胡氏曰性之善非獨聖賢有之也天下至愚之人皆有之然愚者不知善性之在已也不能循而行

之在上者當脩治充廣無常之道使下之民覩而傚之故謂之教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此教民以仁也制為廬井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教民以義也郊社宗廟致敬鬼神此教民以智也設為冠昏喪祭鄉飲酒之儀此教民以禮也發號施令信賞必罰不欺於民此教民以信也

廣安游氏曰性以天命言之言其本於自然與生俱生者也率者循也脩者有所不至而脩之也率性之

謂道此亦自誠而明者言也自誠而明則其性自正特率循之而已若自明而誠則誠有所未至未能率其性則必脩有所未至而後可子思之意使上者循其性而無失下者資於教以脩之天下之人不過此兩等而已

晉陵喻氏曰人之生天之命也有命則有性性出於天則天下之性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誰無性能率其性則道在是矣士君子脩其道使天下遵其

教循理而動不失所以得於天者則中庸之德行矣夫子未嘗言性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性與天道本乎自然天地之内何者非天天之所生何者非性苟不悖焉則與天為一性斯存也吾欲言之天何言哉動静語黙何者非道識子貢之不可得而聞而後識所謂天識所謂命識所謂性識所謂率識所謂脩識所謂道且識所謂教也中庸之篇無非教也孟子曰性善非孟子自言也古聖人之

言也古之言性者有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即善也遷即習也有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静者善也感者習也生之謂性生非善而何惟人萬物之靈靈非善而何萬物化醇醇非善而何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者善也恒非善而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物則者善也秉彛好德非善而何

馬氏曰性在於我而令之者在天故天命之謂性道

出於天而成之者在人故率性之謂道教在於彼而主之者在此故脩道之謂教自天命之謂性至率性之謂道則天人之理備矣自率性之謂道至脩道之謂教則物我之治具矣有以得於天而不遺於人有以治於我而不遺於物此其道所以具天地之純古今之大體也

山陰陸氏曰王文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道法自然道有率而無脩脩教之事也佛

氏言理性是亦性也老氏言道德是亦道也然不可以入仲尼之域者以知率之而不知脩之之道也故曰佛老之道無之則昧理有之則害教然則所謂脩者何也曰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節之信以成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也

延平周氏曰莫非命也凡天之與我而同然無間者皆命也莫非性也凡命之在我而各有儀則者皆性也率其性則性之全性之全故為道道則天也有人

馬脩其道則道之散道之散故為教教則人也有天焉

吳興沈氏曰性不可言也大包天地圓徹太虚雖皇天上帝亦與之同然於無何有之初豈復有使然者哉今曰天命之謂性非天諄諄然命之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言莫之為莫之致者皆非人力所可能也是天命之説也惟易嘗言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盡矣然後至

於命則命為天理之自然也果矣率非循也率然而動者無非真也性本無事茍率爾而有動則為道也仁義禮智雖具於性非事夫仁義禮智者也乍見孺子入井而惻然之心生是率性而為仁之道也簞食豆羮呼爾而弗受是率性而為義之道也引而伸之禮智皆然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率性為道之說也性非可脩則道不可脩也脩之云者非有所增損也品節文飾之耳向也仁義禮智之動

於性則為道今也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賔主智行於賢者而父子君臣賔主賢者之教著矣自性而道自道而教中庸盡具於此嘗謂天命之謂性此中庸之體也脩道之謂教言中庸之用也率性之謂道兼體用而言之也造道者欲知中庸之樞會即兹三者而見矣

晉陵錢氏曰性道教三者一篇之大旨命猶畀付也天所畀付非人所能人所能者率性脩道也性無不

善循而行之是之謂道道有品節脩而全之是之謂教自道不可離而下所以詳言率性之謂道自哀公問政而下所以詳言修道之謂教自仲尼祖述而下所以詳言天命之謂性

臨邛魏氏曰成湯告民於亳曰民有恒性周武誓衆于盟津曰人為物靈凡皆立國之初是為羣言之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大易聖人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于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中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為性云爾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之為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撮其要而言之若曰天

所以命于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誥誓之首也

蔡氏曰言性道教之所以明也性者天理之混然道者循性之自然教者聖人因其自然而品節之使學者有所持循也

新定顧氏曰以中庸名書而發端之詞若此明中庸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也此性本體清明

廣大所謂太極者也良知良能具焉萬善出焉曰中曰庸聖人所以明此性之德爾人之生也均稟此性以形體言之天亦由此理而生由此理而運行令而曰天命之謂性不以形體論而以義理言之也自然之理謂之天天之有命理之所不容違者也人性本於自然不得不然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偽不萌順理而動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曰率性之謂道由是而有所述作以網理世變以啓廸人心故曰脩道之謂教

四明袁氏曰堯舜禹相授受曰中中者何非動靜而動靜函非剛柔而剛柔具　又曰庸常也常中也上天下地萬象昭布往古來今萬變叅錯所謂中者只如此而已　又曰太極未分包括陰陽分陰分陽太極在中一而萬萬而一故是書之作或獨言中或獨言庸或並言中庸獨言中而庸未嘗不在也獨言庸而中未嘗不在也並言中庸而無所不在也　又曰率循也循性而行即中庸之道也人皆有此性則皆

有此道道不在性之外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典皆道也而即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此性此道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在我率而行之耳有所矯拂則不可以言率性委諸自然則亦不可以言率性不起穿鑿之意見不生支離之言論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率性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三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四　宋　衛湜　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鄭氏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則悖乎從也君子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也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雖於隱

微若有覘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為之
孔氏曰人雖目不睹之處猶且戒謹況其惡事睹見
而肯犯乎雖耳所不聞猶須恐懼況人聞之處恐懼
可知也謹其獨者謹其獨居雖居能謹畏守道也
河南程氏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
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伊川　或問游宣德記先生語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大自修身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致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致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他自性情尚理會不得怎

生道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此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别處克己復禮之謂道亦可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只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已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已不是與已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

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毁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内

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之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又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若人彈琴見螳蜋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

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 伊川 又曰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然其要只在慎獨 明道 又曰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這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又曰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明道

藍田吕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已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已而已　又曰道之為言猶道路也凡可行而無不達皆可謂之道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天立是理地以效之

況於人乎故人效法於天不越順性命之理而已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絶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　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

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言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如在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

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然所以慎其獨者苟不見乎此則何戒慎恐懼之有哉此誠之不可揜也
上蔡謝氏曰敬則外物不能易坐如尸立如齊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言動視聽須是如顔子事斯語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是不可須臾離也
建安游氏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曾謂性而不可離乎故惟盡性然後能體道惟至誠然後能盡性苟未

至於至誠則常思誠以為入道之階故戒謹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謹其獨而思誠也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已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謹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延平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

其獨也葢道無隱微之閒於獨而不謹是可須臾離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又曰夫盈天地之閒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

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一章第二節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

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

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

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知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

守功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葢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

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

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故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禮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閒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已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葢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慎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

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慎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慎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

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脈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慎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

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　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及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正是說道之本體下面戒慎恐懼必慎其獨方是人下工夫處故皆以故之一字起頭不可衮作一段看了　又曰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　又曰吕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

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虚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吕氏既失其旨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虚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别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

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葢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别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敎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

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戒慎乎其所不睹非特人之所不睹也亦巳之所不睹焉恐懼乎其所不聞非特人之所不聞也亦巳之所不聞焉戒慎未若恐懼之至也不睹未若不聞之微也於其微而愈至尤見君子之慎獨也獨者不與物羣之時也

莆陽林氏曰君子所以戒慎恐懼者豈有他哉謂莫

顯見乎隠微之際故也鼔鐘于宫聲聞于外雖居無人之境以致其敬也

延平周氏曰戒慎者恐懼之理恐懼者戒慎之事隠非見也然見生於隠則君子以為莫見乎隠微非顯也然顯生於微則君子以為莫顯乎微見然後至於顯隠然後至於微乃其序也古聖人之化行則賤者猶能慎獨故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先王之澤竭雖貴者亦不能之故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廣安游氏曰中之道至精至微易失而難守故常有離失之患而離失之患常存乎須臾之際不須臾離則用力至到極乎精微而無毫釐之失矣隱也微也所不睹也所不聞也皆言心之為物宅乎杳冥之中而難知此君子所不敢忽獨者此心隱微未對物之稱

永嘉薛氏曰於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命之正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

道也未有動乎中而不形於外者戒謹恐懼所以貞夫一也人之於道也造次顛沛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感之教也

延平黄氏曰道之無不在也雖稊稗瓦甓之間無不在也道之不可須臾離也雖躇步跐蹈之間不可離也惟其無不在故不可須臾離

龍泉葉氏曰按子張問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非以為我之所必

見則參前倚衡微孰甚焉以為人之所不見則不睹不聞著孰甚焉其義互相發明學者若專一致力於此以慎獨為入德之方則雖未至於道而忠信篤敬所以堅實矣

新定顧氏曰道無方體猶太虛然有形之類無不倚太虛而立無不在此道之中曰不可須臾離也非戒人以不可離也明此道充塞無乎不在人不可得而離也如使人可以離則是此道有在有不在非無所

謂道矣君子知道之不可以離也故從事於謹獨之學則見夫世人矯飾於聲音笑貌之末而内心之弗善者不之省彼特以為吾心隱微爾抑豈知其為至見而至顯者乎天下之理無隱而不見者也無微而不顯者也奚以知其然耶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吾有念慮鬼神知之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則吾有念慮君子知之又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

吾有念慮衆人莫不知之矣故念慮誠善可也苟惟不善自作孽不可逭豈不可為戒謹而恐懼哉是以君子存其心養其性畏欲念之內起如畏冦盜之外作也夫是之謂謹獨夫子所謂用力於仁者也

臨卬魏氏曰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閒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為

而實不容以須臾離也

蔡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以下言未發時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所以閑邪而存其誠也莫見乎隠以下言發時也謹獨者所以審其念慮之初發也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學者於道不可頃刻而離若其可離則非率性之道矣故雖不睹不聞至静之頃亦當戒謹恐懼而閑邪存誠也

錢塘于氏曰子思發此一章誠之一字固肇於此

新定錢氏曰方其不睹也不聞也自以為隱也而不知其莫見於此焉自以為微也而不知其莫顯於此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鄭氏曰致行之至也位正也育生也長也

孔氏曰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

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喜怒哀樂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諧和故謂之和情慾未發是人性之初本故曰大本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達道致中和言人若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養育

濂溪周氏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

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河南程氏曰呂與叔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事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

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為一却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吕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

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也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　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行道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為義以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子居和叔之子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為近之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

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吕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

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知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其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已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

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即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之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此心

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説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吕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

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耳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取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已發者為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耳凡言心者指已

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唯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伊川

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吕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也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故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

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故是得中時中之類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伊川　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曰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

道言之則何時而不中曰故是所謂皆中然而觀於
四者未發之時自有一般意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别
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
之賢且說静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
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静人說復其見
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静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
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静自古儒者皆言静
見天地之心惟頤言動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

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一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闗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便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裡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葢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是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

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裡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

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

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

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

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

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

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曰聖人之心

如鏡如止水伊川　又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

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伊川 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麽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伊川　又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惸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　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明道　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伊
川　又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
明道　又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
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
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
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建安游氏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
育在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

以變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

延平楊氏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偏之謂也由中而出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不中節則與物戾非和也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無物不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

感通天地之故故謂之達道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也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茹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

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或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一念之間毫髪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巳心得其正否此須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

河東侯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寂然不動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中也和也非二也於此四者已發未發之間爾未發之中非時中之謂乎中一也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發爾伊川先生曰未發之中在中之義是也譬之水

也湛然澄寂謂之靜果其所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和二字譬焉思過半矣然則中謂之大本和謂之達道何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大本由是而之焉順此理而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達之天下莫不由之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故曰達道致此者非聖人不能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河南尹氏曰呂與叔初解出中庸世方大行伊川謂不識大本其說以赤子之心為未發伊川則曰謂之發而未遠則可也且如今之小嬰兒逆情則啼順情則笑怎做得未發也近時人言中便說無一事如土木偶人怎生未發時便無一事得釋氏之說如此伊川只說箇不倚之謂中　寛問曰寛輒以二字形容中字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為無發而不為有不知如何尹曰甚好只是箇有無字便似釋氏然喜怒

哀樂未發只是無所倚便是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除着箇中字别字形容便有病寛又曰如顔子之不遷怒此是中節亦只是中何故才發便謂之和尹子曰雖顔子之怒亦是倚於怒矣喜怒哀樂亦然故只可謂之和與時紫芝問中與誠只是一理意謂中即是誠誠即是中曰非也誠者盡乎此者也中者形容乎此者也又問曰只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上體究得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命中和及言其效情之未發乃其本心原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所取準則以為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所出所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衆所出入之道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大本云人莫不知理義當無過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為乎易

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語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此言皆何謂也回也其庶乎屢空唯空然後可以見乎中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見聞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數所應有期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中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

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理義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為也故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昔者堯之授舜曰天之歴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雖聖人以天下授人所命者不越乎此豈非中之難執難見乎豈非道義之所從出乎後世稱善治天下者無出乎堯舜禹豈非執中而用之無所不中節乎無過不及民有不和世有不治者乎聖人之治天下猶不越乎執中則治身之要舍是可乎故苟得中而執之則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精義入神利用出入可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自中而發無不中節莫非順性命之理而

已莫非庸言庸行而已人心之所同然人道之所共行不越乎合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交而已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者至誠盡性之謂故與天地合德而通乎神明者致中者也察乎人倫明乎庶物體信以達順者致和者也惟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人者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盡人之性則人道立

人道立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而天尊地卑上下定矣人道不立則經不正經不正則顛倒逆施天地安得而位諸盡物之性則昆蟲草木與吾同生者也不合圍不揜羣至于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此雖贊天地之化育猶政事之所及而至誠上達與天地同流化育萬物者致中和之效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一章第三節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

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或問此一節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

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葢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静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

矣唯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機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

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熟思而審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

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而已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而已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

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以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

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有問若一介之士致中和如何得天地位萬物育先生曰有此理

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且如一日克已如何天下便歸仁為有此理故也　又曰程吕問答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葢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向非吕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并指時

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葢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吕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葢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吕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荅蘇季明之

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説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説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穉賢愚而有别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

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耶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録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前旒黈纊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

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旣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葢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才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

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荅動字靜字之問荅敬何以用功之問荅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之人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而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屨之有約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旒纊所塞如聾瞽則是禮容樂

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荅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葢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荅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没者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先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葢兩失之其曰由空而

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

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存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吕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

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止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

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涑水司馬氏曰喜怒哀樂聖人所不免其異於衆人者未嘗須臾離道平居無事則心常存乎中庸及其既發則以中庸裁之喜不失節怒不過分哀不傷生

樂不極欲中者君子之所常守也故曰大本和者君子之所常行也故曰達道

東萊吕氏曰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朱氏如此區别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葢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

臨川王氏曰人之生也皆有喜怒哀樂之事當其未發之時謂之中者性也能發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謂之和者情也後世多以為性為善而情為惡夫性情一也性善則情亦善謂情而不善者說之不當而已非情之罪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則是中者性之在我者之謂中和者天下同其所欲之謂和夫所謂大本也者性非一人之謂也自聖人愚夫皆有是性也達道也者亦非止乎一人

舉天下皆可以通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論中和之極雖天地之大亦本中和之氣天位於上地位於下陽氣下降陰氣上蒸天地之間薰然春生夏長而萬物得其生育矣易曰天地交而萬物生其中和之致也

延平周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正性也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正情也故謂之和性以情為用和以中為體故以體言之則中為天下之大本以用言之則和

為天下之逹道中譬則見也和譬則利也七情言其四者言善則兼愛欲言怒則兼惡也

長樂陳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有不中節而惟中節為和和者與理㑹也渾然則中故為大本發與理㑹故為逹道天地之所以變化萬物之所以生育皆中和而已故致其中和之極則天地可得而位萬物可得而育也

龍泉葉氏曰按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道之紀統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此章顯示開明尤為精的葢於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於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於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唯此言能繼之中庸之書過是不外求矣然患學者涵玩未熟提命未審自私其說以近為遠而天下之人不得共由之非其言之過而不知言

者之過也此道常在無階級之異無聖狂賢不肖之殊皆具於此章但不加察爾

高要譚氏曰中庸大要指出本心教人存養而後發之乎外以應事物之變何謂本心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見矣欲見此心當極其精微不可少差葢人生而静是之謂性感物而動是之謂情曰未發云者以為静耶却有動意以為動耶却有静意既不可以動静言但以未發二字微見性有覺知可以出

而應物之意就此便見本心故指名為中將使人精意求索黙而識之也識得此中則性之理道之體昭然具在於是一意涵養須臾弗妄積久純熟胷中便有前定規模出而應物皆有凖則裁量斟酌無不中節矣事事中節乃名為和和即中之發也設使中之體不先立則發之於外顛倒繆盭其能和乎故中者君子用力之處和特發用之可見者爾中為體貴乎有立故曰大本和為用見於有行故曰達道極中和

之理廣大精微靡不該備故天地之所以奠位萬物之所以生育皆不外乎此理也

廣安游氏曰中有二義在内之謂中如樂在其中之中在兩者之間以為中如三以有中五亦有中之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為在内之中亦為兩者之中所謂在内之中謂未發而存乎杳冥之内也兩者之中謂其未發而本心純全至正至中無過差不及之患故也人之本心方其至静而不與物交也本與天地相

似及其感於物而動而喪其本心則失其中正而過與不及之患生矣惟發而中節即謂之和此言中之動而為和也大本以本心言也達道言其道通達於天下也天地本有定位萬物本有發育所以失其位而不能育者人亂之也故聖人能致中和則天地位

萬物育

建安真氏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

敬而已葢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已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聖哲謀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百物莫不畢至皆

是此理

蔡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謂之中者以其未發而無所偏倚也發則情也謂之和者以其發而無所乖戾也大本者萬殊一本也達道者萬世常道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推極中和之妙而言也此聖人之能事問學之極功故子思子合而結之也　又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馬為一篇之體下言德者主中而為言也言道者主和而為言也言至誠者即

致中和之義也

新定顧氏曰天地定位于上下萬物並育于兩間亦惟本於此中達於此和故非此中非此和天地無由而位萬物無由而育奚以知其然耶天地之所自出萬物之所自來惟此中也天地之所以順動萬物之所以化生惟此和也故含中和則無以為天地無以為萬物矣推中和之極致乃至於此學者可不從事於此乎或曰子思以中庸名篇而此乃推言中和何

也曰道無定名言有歸趣故道一也自其寂然未發
形而言之謂之中自其悠久不變而言之謂之庸自
其順動協應而言之謂之和豈有二道哉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四